

《成佛之路》

第八集《金刚经》六译同宣

妙印如解 —— 第九讲

——妙印法师亲躬整理(2018年冬季—2020年于武夷山)

今天，我们是第九次讲解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。上一次，我们讲到‘诸佛世尊，离一切诸想’。一切诸佛如来，从‘因地’由‘修离诸想’而得成佛。当然，到了‘果地’，依然‘离一切诸想’，什么‘都不想’是成佛的一个标志，成佛一定要‘离一切想’。那么修行、成佛要多久？

修佛成佛累劫修，妄尽还源入实修；

不惊不怖行般若，念劫圆融最希有。

菩萨道，也就是‘成佛之道’，要经过‘累劫’的修行，不是一生一世一蹴而就。这个‘累劫修行’，事实上，它有两层意思，时间是个‘假象’，对于果地上的诸佛来讲，‘累劫’跟‘一刹那’没有区别，‘一刹那’跟‘无量劫’没有区别，因为时间是个‘假象’。所谓的‘累劫’修行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并不是‘成佛的方法’比较难学，‘五蕴’比较‘难破’，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和原因，「增补语：成佛的‘快、慢’，时间的‘长、短’，与‘个人愿力’有关。发愿‘早成佛’，成佛的时间就短；发愿‘晚成佛’，时间就长。如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中两个‘国王’的案例：
【佛告定自在王菩萨：“一王发愿，早成佛者，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。一王发愿，永度罪苦众生，未愿成佛者，即地藏菩萨是。”】另外，去读一下《妙法莲华经》，看看佛陀给诸弟子‘授记’，看看包括‘阿难’在内的‘跟随佛陀’的弟子，他们用多少时间‘成等正觉’。地藏王菩萨，自己度化

的无量无边众生，早已成佛，而自己无量劫来一直做菩萨，这是他‘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！’的愿力所致。」菩萨边修行，边度众生，为度众生而累劫修行。如果不是为了‘众生无边誓愿度’这一大愿，恐怕成佛不会需要那么长的时间。所以，成佛早晚，是个‘相对’概念，大家不要在这个‘累劫’上丧失信心。不要以为‘修佛成佛’这么难，这么久，怎么修啊？答曰：“念劫圆融。”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就对了。

一念，跟一劫，在某种情况下是‘没有差别’的，而在我们‘凡夫’，一念不是一劫，一劫不是一念，这是‘凡夫知见’。这个‘念和劫’并不随着我们凡夫的知见而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。事实都是‘梦幻泡影，如露如电，刹那生灭，不可说。’所以，我们在修行上，在‘行门’上，在成佛的道路上，不要怯弱，不要胆怯。人人，早早晚晚必定成佛，一切众生必定成佛。成佛之后才知道，没有一个众生的‘真实存在’。下面我们听经文。

玄奘版：【作是语已，尔时，世尊告具寿善现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善现。若诸有情，闻说‘如是’甚深经典，不惊不惧，无有怖畏，当知成就‘最胜希有’。”】前面的经文是‘诸佛世尊离一切想’，离一切‘想’，他住在‘如’，住在‘如’上，住在‘如是’上。所以，世尊对须菩提就说‘如是、如是’，一切诸佛都是‘如是’。接着就说，若诸有情，一切有缘遇到‘如是’经典，遇到‘般若波罗蜜多’这个法门的有情众生，闻说听闻之后，不惊不怖，无恐无惧，当知，这样的人，这样的‘有情’一定会成就‘最胜希有’，也就是成就‘无上菩提’。这个‘最胜希有’就是‘成佛’。

【“何以故？（为什么闻经不生怖畏呢？）善现，如来说‘最胜·波

罗蜜多’，谓‘般若·波罗蜜多’。善现，如来所说‘最胜·波罗蜜多’，无量诸佛世尊所共宣说，故名‘最胜波罗蜜多’。如来说最胜波罗蜜多，即非波罗蜜多，是故如来说名‘最胜波罗蜜多’。”】在这里，玄奘大师比较全面地阐述了‘最胜波罗蜜多’的真实义。最胜‘波罗蜜多’指的是‘般若波罗蜜多’「增补语：最胜波罗蜜多，就是最胜到‘彼岸’。最胜到‘彼岸’，一定是‘般若’到彼岸。最胜，即是般若。」

大家知道，六度从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，到‘般若波罗蜜多’，只有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是‘眼目’、是‘核心’，没有‘般若’，就没有‘波罗蜜多’，没有‘般若·波罗蜜多’就没有前‘五波罗蜜多’。这一点我们以前都讲过，不再多说。

当然，这个‘般若波罗蜜多’就是‘如’，就是‘佛性’，如如不动的‘佛性’。所以，‘般若波罗蜜多’，‘最胜波罗蜜多’，也是‘名相’，我们不能执着，要放下这些‘名相’，入‘般若波罗蜜多’的实际状态，那就是‘如’，如如不动，入‘实相’。

为什么‘闻经’不生怖畏？因为十方一切诸佛，皆因‘般若波罗蜜多’而得成就‘无上菩提’，所以，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是无量诸佛、一切诸佛所共宣说之法。我们‘因地’的这些有情，今天有机缘得闻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得闻《如是经》，我们之所以‘不生怖畏’，是因为有‘十方诸佛’对我们共同的‘加持和护佑’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。

如果你听到这个‘法门’，听到成佛的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法门，心生恐惧，这说明自己的‘业障’比较严重，尽管有十方诸佛的加持，依然还有一丝的恐惧，这是‘业障深重’的表现。但是不要怕，要坚信自己受持

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定有十方一切诸佛的护念和保佑。要离恐怖，离怖畏，勇敢地‘直下承当’，只有这样才能成就‘最胜希有’，才能成佛。

下面我们看罗什版，对同样一段经义的描述：**【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若复有人，得闻是经，不惊、不怖、不畏，当知是人甚为希有！”】**听到般若波罗蜜多法门，不生惊怖，没有恐惧，这样的人是甚为希有之人。**【“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，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”】**罗什版在这里，他的简化和省略让这个‘何以故’的后面，没有了下文。佛说的第一波罗蜜，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不能执着‘般若波罗蜜多’这个‘名字、文字、言说’相，是这个意思。这可不是你听闻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不生怖畏的‘理由’，真正的理由，是由于十方一切诸佛都在宣说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法门，任何一个听闻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的人，都会得到一切诸佛的护念和保佑、加持，所以才会不生怖畏，所以，我们单受持罗什版这段经文，我们前后看，就看不出‘不生怖畏’的真正理由。

留支版：**【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是，如是！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、不怖、不畏，当知是人‘甚为希有’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！如来说第一波罗蜜，非第一波罗蜜。如来说‘第一波罗蜜’者，彼无量诸佛亦说波罗蜜，是名‘第一波罗蜜’。”】**这个翻译，感觉上稍微有点乱，‘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’，这样连起来比较合适，有名，这个‘名相’不是般若波罗蜜多的‘实体’。如来说它是‘第一波罗蜜’，是因为无量诸佛都说般若波罗蜜。好像理解起来也有点乱。不惊不畏的真正原因，是蒙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和加持，玄奘法师版对于这个意思的翻译比较明确。

真谛版：**【说是言已，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是，须菩提，如是，当知是人，则与‘无上希有之法’而共‘相应’。”】**无上希有之法，就是成佛之法，这个人与无上希有之法、与成佛之法而共‘相应’，这就是说，他已经学会了、掌握了成佛的方法，他在修离一切想，修成佛之法。

下面：**【“是人闻说此经，不惊，不怖，不畏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此法如来所说，是第一波罗蜜，此波罗蜜如来所说，无量诸佛亦如是说，是故说名第一波罗蜜。”】**

真谛法师对于我们听闻到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法门不惊、不怖、不畏的原因，他的翻译跟玄奘法师的翻译一致。我们之所以‘不惊不畏’，那是因为这个第一波罗蜜，不但释迦佛说，十方一切诸佛、无量诸佛都说。

我们在前面《大般若经》里知道，凡是受持、读诵、流通、护持《大般若经》的人，都将得到十方诸佛共同的加持，因为有加持力，因为有十方诸佛的加持故，所以才有‘闻经不怖’。可以说，修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门，是真正的一切诸佛的‘合力法门’。

也就是说，‘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’的法门，是十方‘一切诸佛的合力法门’，‘绝不是一个自力法门’，不能误会。

笈多版，语序调整后：**【世尊如是语已，世尊命者善实边如是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善实。如是，如是。如汝言，当有众生，彼具足‘最胜希有’。”】**

世尊对着须菩提，连续说了四个‘如是’，是接着上一次我们讲的‘一切诸佛离一切诸想’这句话说的，一切诸佛都是‘如是’，‘如就是’。言如，你说到‘如’，当有众生具足最胜希有，谁若是‘得闻’——如，或《如是》这个法门，这个众生就会具足最胜希有。谁会‘如’，谁就能‘成

佛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【“若此经中，说中，当不惊、当不怖、当不畏。”】一切有缘得闻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法门的人，于此经，在受持的过程中，或在解说的过程中，或在听闻的过程中，应当如何呢？应当‘不惊、不怖、不畏’。

【“彼何所因？善实，此如来说‘最胜到彼岸’。”】这个法门，是如来说的最殊胜的到彼岸法门。「增补语：般若到彼岸。」

【“若及如来‘最胜到彼岸’，善实，世尊说彼，无量佛亦说彼’。”】

须菩提，‘最胜到彼岸’这个法门，也就是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法门，如来说此‘法门’，无量诸佛亦说此‘法门’，【“故说名‘最胜到彼岸’者。”】

十方诸佛都说，但是，凡说出来的，毕竟是个‘名相’，我们不能执着‘最胜到彼岸’这几个字的‘言说相、名字相、文字相’。我们一定要契入‘如是、如是’，‘如是’的‘文字相、言说相’也要离。明心见性，如就是。

从笈多法师翻译的这段经文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凡是有缘接触到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法门的人，自始至终‘不惊、不怖、不畏’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宣说的‘第一成佛法门’，一切想‘成佛’的有情众生，都会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和护佑，所以才会‘不惊、不怖、不畏’。

义净版：【“妙生，如是，如是。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、不怖、不畏，当知是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？妙生，此‘最胜波罗蜜多’，是如来说‘诸波罗蜜多’，如来说者，即是无边佛所宣说，是故名为‘最胜波罗蜜多’。”】义净法师翻译的这段经文，这里他说“是如来说‘诸波罗蜜多’”，这个‘诸波罗蜜多’，它的含义就包括了前‘五波罗蜜多’。‘最胜

波罗蜜多’是‘般若波罗蜜多’，这是正确的。没有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没有前五波罗蜜多。所以，义净法师在这里加了一个‘诸波罗蜜多’，加了一个‘诸’字，这个意思就有所变化了。显然，根据前五位法师的翻译，他加这个字，似乎是有点多余。

玄奘版：【“复次，善现，如来说‘忍辱波罗蜜多’，即‘非波罗蜜多’，是故如来说名‘忍辱波罗蜜多’。”】那么，忍辱波罗蜜多，要修忍辱，忍到什么程度呢？忍到一切‘不着’，波罗蜜多就是‘到彼岸’，就是回归自性，自始至终，看住、守住自己的‘佛性’或自己的‘觉性’，外面的‘忍辱境界’无所有、毕竟空、不可得，要放下，所谓‘忍辱波罗蜜多’，我们不能执着它的‘文字相’和它的‘言说相’，我们要进入‘实际的修行状态’，下面，佛就开始说实‘事’了。

【“何以故？善现，我昔过去世，曾为羯利王，断支节肉，”】我在过去世，被这个羯利王割肉、断骨，也就是凌迟，身上的肉一点一点被割掉，支节被截断。

【“我于尔时，都无‘我想、或有情想、或命者想、或士夫想、或补特伽罗想、或意生想、或摩纳婆想、或作者想、或受者想’，我于尔时，都‘无有想’，亦‘非无想’。”】

自己的身体，被人凌迟支解，这样的‘痛苦’，可想而知，但是释迦牟尼佛此时此刻，‘没有一切想’，什么都不想——没有‘羯利王’（歌利王），也没有‘自身’，也没有‘割自己肉、断自己支节’的‘人’，也没有任何‘相’，没有任何‘想’。那么，最后这句话‘都无有想’是什么想？前面罗列了这么多想，都没有，后面‘亦非无想’，这个‘想’应该是什

么？它不是‘想’，应该是‘觉’，‘都无有想，亦非无觉’，‘了了分明，而无妄想’，这才是世尊当时的‘真实状态’。面对这样的‘耻辱’境界，大脑一念不生，但是，觉性了了分明，所以，‘都无有想，亦非无想’，如果前面这个‘想’是‘妄想’，后面这个‘想’就是‘觉’。‘非无想’是‘觉’，是‘觉性’，是‘明明了了’。所以，这个地方的用词，真实的状态有微细差别，有‘质’上的差别，所以，这个用词，应该变化一下，‘都无有想、亦非无觉’这样以来，意思就非常明确了。

【“何以故？善现，我于尔时，若有我想，即于尔时，应有恚想；”】

只要有‘我想、我相’，只要生起‘我’这个‘念头’，就一定会起‘瞋恨’想：“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！？”这时候，‘我、你、事’相，统统具足了。

【“我于尔时，若有‘有情想、命者想、士夫想、补特伽罗想、意生想、摩纳婆想、作者想、受者想’，即于尔时应有‘恚想’。”】‘作’者，凌迟的人、割肉的人是‘作’者。‘受者想’是‘自我想’，自己在被割。没有这些想，没有这样的想法。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，只要生出任何想，马上就会起瞋心，离想，离一切想，就离‘瞋恨’想。所以，要做到这一点，是比较困难的，这是‘实修、实练’的境界。这个，才叫‘忍辱波罗蜜多’，这是真正的‘忍辱波罗蜜多’，而不是忍辱波罗蜜多‘这句话’。

罗什版：**【“须菩提，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，我于尔时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何以故？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，若有‘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’，应生瞋恨。”】**罗什大师的这个翻译比较简练。没有‘我相’，若

有‘我想’呢？所以，这个地方应该翻译成‘我想’，无我想，无人想、无众生想、无寿者想，‘想’里边包含着‘相’，但是‘相’里面不包含着‘念头’，这是‘措辞’上的差别。同时，罗什版这里没有‘都无有想、亦非无想’，就是没有‘在受凌迟的当下，如何保持自己心态’的描述，缺失了‘了了分明、没有妄想’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我们平时修行，身心安稳的时候‘容易保持’，但是，一旦大事来临，在受到‘极度刺激’的时候，能不能保持‘无念而了了分明’，这需要‘功夫’了。这个状态，这个忍辱波罗蜜多的‘真实状态’，罗什版里面，在这里，没有‘体现’出来，只是说到‘世尊没有四相’，‘也没生瞋恨想’。

留支版：【“须菩提！如来说忍辱波罗蜜，即非忍辱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！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。我于尔时，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无人相、无寿者相，无相亦非无相。”】

留支大师翻译到这儿，他加了一句‘无相亦非无相’，前面玄奘是‘都无有想，亦非无想’，他两个人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，但是用词不一样，留支用了‘相’而没用‘想’，玄奘法师用的是‘想’，比较全面，逻辑上比较严谨。

‘无相亦非无相’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相？无相，没有‘有为相’，这个‘有为相’就是‘忍辱的相’，有‘受辱’的人，有‘施辱’的人，有施辱的‘方便’，这就是‘忍辱相’。世尊此时，没有这个相，没‘众生相’，没‘自相’，没有‘忍辱相’。亦‘非无相’，这个地方这个‘无相’也‘不是没有相’，这个相可不是‘有为相’，它是‘无为相’，它是‘实相’，它是了了分明的‘觉性的相’，是我们的‘佛性’。

留支法师在这里，不管他‘用词’如何，在翻译上没有漏掉当时世尊受凌迟时的‘心态’描述，或当下‘所保持的修行状态’，就是‘无一切相，了了分明，自性如如’。留支法师版有这句话，罗什法师版没有这句话，这是很遗憾的。

【“何以故？须菩提！我于往昔‘节节支解’时，若有‘我相、众生相、人相、寿者相’，应生瞋恨。”】任何一相，任何当下‘有为相’的生起，都会带来‘瞋恨心’。

请看真谛版：【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如来忍辱波罗蜜，即非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昔时，我为迦陵伽王，斩斫身体，骨肉离碎，我于尔时，无有‘我想、众生想、寿者想、受者想’，‘无想·非无想’。”】

真谛法师这里也有‘无想、非无想’。无想，无什么想？无‘妄想’，就是没有‘众生想、我想、寿者想、受者想’，没有任何想。‘非无想’呢？这个‘想’是‘觉’，是有‘觉性’，‘了了分明’而无‘分别、执着’。

无想·非无想：‘无想’是没有‘妄想’；‘非无想’是‘明明了了’，了观‘自性’。这就是‘忍辱波罗蜜多’的真实状态，没有忍辱的相，只有‘般若波罗蜜多’相，只有‘到彼岸’的相——实相、无相、乃至不相。

【“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我于尔时，若有‘我想、众生想、寿者想、受者想’，是时，则应生‘瞋恨想’。”】这段经文的关键就是‘无想·非无想’，一个修行人，在面对‘受辱境界’时，能够把‘受辱的这个相’放下，回归自性，这才是‘真实的修行’。

请看笈多版（语序调整后）：【“虽然，复次，时，善实，若如来‘忍到彼岸’，彼如是‘非到彼岸’。彼何所因？善实，此时，恶王分别分割断

我肉时，彼中时，我不‘若我想、若众生想、若寿想、若人想’，我‘不有想’，有‘非想’。”】

笈多法师版，更直截了当地把世尊当时的状态翻译过来了。‘我不有想’，我没有想，没有什么想？没有‘我想’，没有‘众生想’，没有‘寿者想’，没有‘人想’。有‘非想’，那就是离一切想之后，剩下的，是什么？此处‘非想’就是‘不想’，‘不想’时的当下，当然是‘觉性’了，就是我们‘了了分明的觉性’啊，就是‘如’啊。所以，这里的‘有非想’，就是‘有觉性’，有‘佛性’，有‘明明了了’，没有‘妄想’。没有妄想，就是没有‘忍到彼岸’想，也就是没有‘忍辱波罗蜜多’，没有‘忍到彼岸’。

【“彼何所因？善实，若我彼中时有‘我想’，我彼中时亦有‘瞋恨想’，有‘众生想、寿想、人想’，我彼中时亦有‘瞋恨想’。”】

只要有‘我想’，我就会起‘瞋恨想’，有‘四想’的任何一想，我都会起‘瞋恨想’。所以，因为我没有起‘想’，所以，我没有起瞋恨。没起瞋恨，没起想，我回到了‘了了分明’的觉性，‘如’，‘如如不动’，这就是‘忍辱波罗蜜多’的真实状态。

义净版：【“妙生，如来说‘忍辱波罗蜜多’，即非‘忍辱波罗蜜多’。何以故？如我昔为羯陵伽王割截支体时，无‘我想、众生想、寿者想、更求趣想，’我无是想，亦非无想。”】我没有‘四想’，我想、人想、众生想、寿者想、更求趣想。更求趣想，就是‘求生下一辈子’想。‘我下一辈子，我要升天，或我下一辈子我要求生净土，我要去极乐世界，等等，这叫‘更求趣想’。求生下一道，没有，世尊当时没有这个想法，什么想都没有。

没有‘我想、人想、众生想、寿者想’，也没有‘求生’到哪一道的想，这叫‘我无是想’，我没有这些想法，没有这些思念。

‘亦非无想’，就是‘亦非无觉’，这里这个‘无想’是‘无觉’之义。没有‘妄想’，但有‘觉性’，了了分明，自性‘在’啊。你能割截我的肢体，你没办法割截我的‘灵魂’，割截我的‘佛性’。「增补语：杀害众生，你只能杀害他的‘肉身’，你不可能断截他的‘灵魂’，更不可能消灭他的‘佛性’。凡夫众生，认‘肉身’为‘我’，面对‘杀戮’，本能‘我执’，必起‘极恐怨恨’之心，随即‘灵魂’转世，伺机报复’，所谓‘冤冤相报何时了？’。故知，杀生是战争、瘟疫、疾病、短命的根本原因。」

【“所以者何？我有是想者，应生瞋恨。”】我要有这些‘想法’，我就会起‘瞋恨’了。我起了瞋恨，还叫忍辱波罗蜜吗？就不是了。忍辱波罗蜜，一定是没有瞋恨心，不但没有瞋恨心，还能守住‘自性’，守住自己‘了了分明’的‘觉性’，这才是真正的‘忍辱波罗蜜多’的状态。

下面看经文，玄奘版：【“何以故？善现，我忆过去五百生中，曾为自号‘忍辱仙人’，我于尔时，都无我想、无有情想、无命者想、无士夫想、无补特伽罗想、无意生想、无摩纳婆想、无作者想、无受者想，我于尔时，‘都无有想，亦非无想’。”】

世尊讲完了自己过去世，被歌利王割截‘身体’的案例，接着又说自己过去五百世中，做忍辱仙人，这五百世是怎么修行的呢？他是个什么状态呢？答曰：“他什么想也不起，都‘无有想，亦非无想’，他在修‘不起一切妄想’，‘捨弃一切妄想’，守住‘了了分明的觉性’，他在修‘妄尽还源观’。”五百生，五百世，一直修，一直保持这样的‘修行状态’。「增补

语：我们现代的人，不说一般人，就说已经信佛学佛的人，别说‘忍辱’，就是‘被大声呵斥一声’，都能结下一辈子的‘怨气’。」

罗什版：【“须菩提，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‘忍辱仙人’，于尔所世，‘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’。”】罗什大师在这里，依然省略了‘都无有想，亦非无想’这句很关键的话，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就是离相。成佛，仅仅‘离相’不行，还要及‘如’，只‘无念、无相、无愿、空’不行，一定要‘明心见性’，要做到‘亦非无想’的这个状态，要契入‘亦非无想’、入‘实相’的状态。这一点很重要，不见‘佛性’，不及‘如’，不能‘成佛’。所以，罗什版在这里就显得比较苍白。

留支版：【“须菩提！又念过去于五百世，作忍辱仙人，于尔所世，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无人相、无寿者相。”】

留支版同样也省略了‘都无有想，亦非无想’。

真谛版：【“须菩提，我忆过去五百生中，作大仙人，名曰‘说忍’（说忍，就是忍说，忍语，不说话。忍住不说话，修行止语，做了这样一个仙人）。于尔生中，心无‘我想、众生想、寿者想、受者想’。”】

真谛法师在这儿，也省略了‘无有想，亦非无想’，只是保持‘无想’，没有涉及到及‘如’。

笈多版（调序后）：【“善实，我念知，过去世五百生，若有我‘忍语’仙人，彼中，亦不有我想，不众生想、不寿想、不人想，我亦‘不有想’，有‘非想’。”】五百世做‘忍语仙人’，不是‘忍辱仙人’，忍辱仙人和忍语仙人，肯定是有区别的，忍语，不管顺境逆境都能忍得住不起妄想、不说话。忍辱呢？只忍‘逆境’，不包含忍‘顺境’。笈多法师这个版本翻译

的直接，他是直译，所以比较符合原义。

特别是他的“我亦‘不有想’，有‘非想’”，跟玄奘法师的翻译一致，‘捨妄归真’，你虽然在‘忍语’，忍着不说话，但是只‘不说话’不行，大脑不能有‘妄想’，不但‘没有妄想’，还要保持‘有非想’的状态，那就是‘实相’状态，有‘及如’的状态，‘保任’的状态，有‘悟后起修’的状态，捨妄归真。

义净版：【“妙生，又念过去于五百世，作忍辱仙人，我于尔时无如是等想。”】那么，义净法师这个版本更简单。所以，这一小段经文，综合六个版本，只有笈多版和玄奘法师版，翻译得最全面、最准确。

下来，玄奘版：【“是故，善现，菩萨摩訶萨，‘远离一切想，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’。”】

远离一切想，就是离一切‘相、想’，离‘想’之后，发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’，就是发‘无上菩提心’，发‘觉心’。这句话就是‘妄尽还源’。没有一个‘妄想’，进而‘回归自性’，回归‘了了分明’的‘觉性’，这就是远离一切想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具体怎么做呢？

【“不住于‘色’，‘应生其心’，”】一切色法，都不能执着，不能安住。在不执着的状态下，生发起自己‘了了分明的觉性’，显发自己的‘觉性’，显发自己的‘真心’。

【“不住‘非色’，应生其心，”】‘色法’不能住，‘非色法’也不能住。那么，什么是非色法？你说‘这是山’，然后你说‘这不是山’，你执着‘不是山’，依然是一种‘执着’，照样是一种‘妄想’。所以，是或不是，都不要执着，‘这是山，这不是山’，统统不能执着，这是‘色’，这‘不是

色’，统统不能执着。不执着、不分别、不起妄想，然后显发‘觉性’。色法是这样，‘其余五尘’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及非五尘，也是这样。

【“不住‘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’，应生其心。不住非‘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’，应生其心，都无所住，应生其心。”】

一切不住，怎样才能一切不住啊？回归自性，悟见‘佛性’，守住‘佛性’，守住自己的‘觉性’，就是‘都无所住而生其心’。

【“何以故？善现，诸‘有所住’，则为‘非住’。”】无论你住在六尘境界的任何一处境界上，有一丝毫的‘有所住’，都是‘非住’，都是‘非正常住’，非‘正住’，都不是‘成佛’之住。

【“是故，如来说诸菩萨，应无所住而行布施，不应住‘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’而行布施。”】

应无所住而行布施，应无所住就是而行布施，而行布施就是应无所住，这里就是‘妄尽’，这句话是‘捨离一切妄想’，‘捨离六尘境界’，就是‘应无所住而行布施。’

【“复次，善现，菩萨摩訶萨，为诸有情，作义利故，应当‘如·是’，弃捨，布施。”】

这里，菩萨为利益众生，真正地‘要为众生带来利益’，你首先要能契入‘如是’，契入‘如是’的同时，就是‘弃捨、布施掉’六尘境界，换句话说，为利益一切众生，菩萨应该契入‘般若波罗蜜多’的‘实修’。所以，我们每天一定要努力，力争让自己进入‘般若波罗蜜多’的‘实修状态’，要‘如’，要‘弃捨’，要‘布施’。‘如’就是回归自性，弃捨就是放下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布施还是放下‘色声香味触法’。

【“何以故？善现，诸有情想，即是非想，”】一切所谓的有情之想，一切因‘有情’产生的联想，统统是‘非想’，这个‘非想’不是‘不是想’的意思，是什么想呢？是‘不正想’，一切想都是‘非正法’之想，起‘想’就不对，都不是成佛的‘真实想’。

【“一切有情，如来即说，为‘非有情’。”】这就是一切法无我、空、无所有，所以，‘有情’空、无所有。所谓‘有情’，当然是‘非有情’，只是‘有名无实’。

罗什版：【“是故，须菩提，菩萨应‘离一切相’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”】罗什大师这里翻译的比较好，离一切相，就是离‘六尘相’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引发‘无上菩提心’。发谁的‘菩提心’？发自己的‘菩提心’，发自己的‘觉性’，引发、诱发、显发自己的‘觉性’。

【“不应住‘色’生心，”】一定‘不要’住在‘色尘’上，不要对‘色尘’进行分别、执着、打妄想。这叫‘不应住色生心’。

【“不应住‘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’生心，”】不要住在‘六尘相’上打妄想。

【“应生无所住心。”】应生‘无所住心’，怎么个生法？‘我要无所住，我要无所住，’生这样的‘念头’，叫应生无所住心吗？我心里想：‘我要无所住’，当知，生起这样的‘念头’，依然是‘妄想’。那么，这句话，如果会‘如理作意’，应生无所住心，这个时候你能‘如理作意’，就是‘什么都不住’，然后，‘显发自己的真性’。

这句话，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，生‘我要无所住’这样的‘念头、想法’。一个是，我能够‘如理作意’，我进入、契入‘如’的状态。这叫一

语双关，我们要舍弃‘我要无所住’这个‘念头’，我们要一念不生地契入到‘如’的状态，回归到‘真心’，回归‘自性’，我们要这样地生起‘无所住心’。

【“若心有住，则为‘非住’。”】凡是有所住，一定住在了‘六尘境界’上，无论你住在哪里，都不是‘成佛之住’，都是‘非法之住’，非成佛之方法之住，都不是‘保任’，都不是‘悟后起修’。

【“是故，佛说菩萨心，不应住‘色’布施。”】不应住色布施，这里千万记住，不应以‘一色相’代替‘无量色相’，代替其他的‘声香味触法’而修行。不能住‘色’，不能住在‘色尘’上，任何一个境界都不能住，这叫‘不应住色布施’。你住在‘色尘’上，放下了‘声香味触法’，要知道，‘色尘’是‘生灭法’，是‘虚幻不实’的，所以，要想成佛必须捨掉‘色尘’。而不住‘色’以后，是‘布施’，还是‘生心’，自己要能辨别，布施，是‘保持无念的状态’；生心，就要‘明心见性’。

【“须菩提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应如是布施。”】这句话翻译得好，应保持在‘如是’上，保持在‘如’的状态，布施掉一切境界，布施掉‘一切有为法’。

【“如来说‘一切诸相，即是非相’，又说一切众生，即非众生。”】

非相就是无相，一切诸相即‘不是相’；一切众生，不是众生，都是幻化、虚妄不实、有名无实。所以，一定要放下。

留支版：【“是故，须菩提！菩萨‘应离一切相，发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’。”】离一切想而发菩提心，这也是‘妄尽还源’，这句话非常正确。

【“何以故？若心有住，则为非住。”】你心有所住，一定是‘非法之

住’，一定不是‘成佛之住’，这叫‘非住’。

【“不应住‘色’生心，不应住‘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’生心，应生无所住心。是故佛说：‘菩萨心不住‘色’布施。’”】菩萨，不但不住色布施，也不能住‘声香味触法’布施。

【“须菩提！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应‘如是’布施。”】

‘如是布施’，不是说‘应这样布施’，一定是契入到‘如’，‘行深般若波罗蜜多’而行‘布施’。行深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本身，就是‘大布施’，就是布施一切，布施一切‘有为’。

【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！一切众生相，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如来说：‘一切众生，即非众生。’”】一切众生相即是非相。罗什翻译的是‘一切诸相即是非相’，那么留支这里就有变化，‘众生相是非相’，‘一切众生，即非众生’，这就是‘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’啊，无相、无我、无众生。

真谛版：【“是故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訶萨，‘捨离一切想’，于无上菩提应发起心。”】这个意思跟前面一样。

【“不应生‘住色’心，不应生住‘声香味触’心。不应生住‘法’心，”】此处的住‘法’心，就是不能停留在‘妄想’上，大脑不能保持有念头，当知，用‘一念’代万念，亦是‘住法’之‘妄心’。

【“不应生住‘非法’心。”】在这里这个‘非法’，就是‘无念’的意思，不能只停留在‘无念’上，或者理解为：不应生住非‘色声香味触法’心。

【“不应生有所住心，”】成佛要一法不立，一念不生，除了‘真心’，除了‘如’，除了‘实相’，什么‘妄想心’都不生，不能‘有依靠’，不

能靠个什么东西，靠个什么咒，靠个什么佛号，什么都不能靠，就靠‘了了分明的觉性’而‘无所靠’。

【“何以故？若心有‘住’，则为‘非住’，故如来说，菩萨‘无所住心’应行布施。”】‘无所住心应行布施’，依然是‘无念’状态，没有涉及到‘如’的状态。

下面：【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应‘如是’行施，”】跟上这一句，就全面了，前面只是讲强调‘无念’，后面，则强调‘及如’，你要见‘性’，你要守住‘如是’，守住‘佛性’。

【“为利益一切众生。”】为利益一切众生，一定要修‘般若波罗蜜多’，一定要契入‘如、如是’。

【“此‘众生想’即是‘非想’。”】凡是一切想，都是‘非想’，都不是‘正想’，都不是‘成佛之想’，都不是‘成佛的状态’。

【“如是，一切众生，如来说即非众生。何以故？诸佛世尊‘远离一切想’故。”】真谛法师，在这儿加了一句：“诸佛世尊‘远离一切想’”，这个前面已经说过，‘成佛’不能有‘想’，‘有想’不能‘成佛’。

笈多版（调序后）：【“故此，善实，彼菩萨摩訶萨，捨离一切想，应生发‘无上正遍知心’，”】第一步，要捨离‘一切想’，第二步，要生发‘真心’，生发自己的‘觉性’——无上正遍知心，也就是无上菩提心。

【“不住色，应生发心，”】不住‘色尘’，显发了了分明的‘觉性’。

【“不住‘声、香、味、触’，应生发心，不住‘法’、‘非无法住’，应生发心，”】不住‘法’，这个‘法’是‘想’，‘不住法’就是‘不住想’。

‘非无法住’就是‘住有想’，这个‘想’就是‘觉’。非无法住，不是没

有法住，有，就是住‘觉性’。不是‘没有法’而住，要住在‘真如无为法’上，住在‘如’上，这个时候，就是‘应生发心’，应生发心就是住‘如’，就是住‘觉性’。

【“无所住，应生发心。”】发起来的‘心’，是我们要住的‘法’，眼前的‘色声香味触法’不能‘住’，不是我们要住的‘法’，我们要住的‘法’是‘如’。

【“彼何所因？若无所住，彼住如是，彼如是，”】无所住，是没有‘六尘’住，不住‘六尘’任何一尘，住哪呢？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在‘如是’上。

【“故如来说，菩萨摩訶萨应‘不住色施与’，应不住‘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’施与。”】这个‘施与’，前面讲过，‘施’就是布施，‘与’是远离、放下，远离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住在‘如是’上。

【“虽然，复次，时，善实，菩萨摩訶萨应‘如是’捨施，为一切众生故。”】菩萨摩訶萨为一切众生‘如是’捨施，‘如，是捨施’，就是‘归真捨妄’，妄尽还源。

【“彼何所因？善实，若如是众生想，】若如是众生想，这里意思就是‘若如是起众生想’，要知道，‘如是’就是我们的‘觉性’，就是‘知根之识’，就是‘知性’，或称第六‘意识’，它会起‘众生想’，它在意根会起‘众生想’，起了这个想，【彼如是（起）非想。”】它就是‘非想’，非法之想，它就是‘非成佛之法想’。

【“若，彼如是一切众生，如来说，彼如是‘非众生’。”】

如是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皆依‘如是’幻化而来，这一点一定要清楚。

如是众生，就是依‘如是’而‘显现’出来的众生，或‘幻化’出来的众生，这叫‘如是一切众生’，众生依‘如是’而妄生，虚妄而生，幻化而生，生而无生，故‘非众生’。

义净版：**【“是故‘应离诸想，发趣无上菩提之心’。”】**这六个版本，这句话几乎都翻译得一致，先‘捨离’妄想，后‘显发’真性。怎么个离想法？

【“不应住‘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’，都无所住而生其心；不应住‘法’，不应住‘非法’，应生其心。何以故？若有所住，即为‘非住’，”】有所住，就落到‘有为’里了，都不是‘正住’，都不是‘成佛之住’。

【“是故佛说，菩萨应无所住而行布施。”】行布施，就是‘无所住’，无所住，就是‘行布施’。

【“妙生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应‘如是’布施。此‘众生想’即为‘非想’，彼诸众生，即非众生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，离诸想故。”】

那么，义净版也有‘诸佛如来，离诸想故。’诸佛世尊‘远离一切想’故，这句经文，真谛版有。六个版本有两个版本保留了这句话。

下面，经文，玄奘版：**【“善现，如来是‘实语者、谛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异语者’。复次，善现，如来现前等所证‘法’、或所说‘法’、或所思‘法’，即于其中‘非谛、非妄’。”】**如来是讲实话的人，是说真理的人，是说‘不异语’的人，什么叫不异语？

答曰：“过去，佛怎么说，现在，佛还怎么说；现在，佛怎么说，未来，佛依然还是这样说，这叫不异，不变样子，真理就是一个，什么时候说‘都一样’。”所以佛经中，没有时间，总称‘一时’，‘如是我闻，一时，’。

佛法亦复如是，大乘佛法，般若，真性，‘悟’到底了，什么时候说，都一样。不能今天一个说法，明天一个说法，后天又一个说法，这就是‘异语’了。如来当下所证的‘法’，所说的这个‘法’，所思的这个‘法’，是个什么样的‘法’呢？真正的佛法是个什么‘法’呢？佛说，‘非谛非妄’。

什么叫非谛，什么叫非妄呢？如来所证法，无非有二，一是‘有为法’，二是‘无为法’。‘有为法’非谛「‘谛’即是‘真’」，一切有为法皆是梦幻泡影，无自性、无我、无自相、空、不可得，不存在。‘无为法’非妄，非虚妄，‘无为法’是‘真实’，虽然它呈现‘空、无相’的状态，但是它是‘真实的存在’，它不是‘有为法’。一切‘有为法’，虽然现相，现六尘相，但‘真的不存在’，这就是圣人和凡夫之间，在‘知见’上的重大差别。

我们认为是‘真的’，在佛那里统统是‘假的’；我们认为‘存在的’，在佛那儿统统‘不存在’；我们认为‘不存在的’，佛那里统统‘存在’。所以，我们是‘颠倒的众生’。

【“善现，譬如士夫，入于暗室，都无所见，当知菩萨，若堕于‘事’，谓‘堕于事而行布施’，亦复如是。”】菩萨‘修行’，如果住在‘事’上，前面说‘住色布施’，‘住声香味触法布施’，只要住在‘事’上，住在某一‘环境’中，或某个‘境界’上，或住在任意某种‘有为法’上，都不能有‘真正的成就’。就像人进了‘暗室’，什么也看不见。‘堕于事而行布施’就叫‘即事捨尘劳’，即执着‘某事’，以‘一事代万事’，这个‘尘劳’是‘万事’，即，着在‘一件事’上而暂时捨掉‘万件事’，这不是‘常

修学’，这是住‘生灭有为法’的修学，要知道住‘生灭法’不能得‘无生无灭’的佛果。

【“善现，譬如明眼士夫，过夜晓已，日光出时，见种种色，当知菩萨不堕于事，谓‘不堕事而行布施’，亦复如是。”】‘不堕于事而行布施’那就是‘无所住布施’，只要你修‘无所住’、放下，就像有正常眼睛的人在白天阳光照耀下，能见到‘种种色相’一般。

玄奘法师的意思很清楚，不要住‘事’修行，要‘无所住’修行，住在‘事’上修行，一定是像人进了暗室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得不到。要‘不住事’修行，就像人在太阳底下能见种种色，能见种种物象，有光明的前途。关于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其他五个版本。

罗什大师：【“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诳语者、不异语者。”】总而言之，真语、实语、如语、不诳语、不异语者，除了佛，除了诸佛如来，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‘真语、实语、如语、不诳语、不异语’。只有诸佛如来，才有这个能力完全做到这一点。

【“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法，此法‘无实无虚’。”】如来得什么‘法’了？‘无实无虚’，为什么说它‘无实无虚’呢？‘无实’之法，那是如来所证的一切‘有为法’；‘无虚’之法，那是如来所得的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’法，是‘真如法’，是‘无为法’，此是‘无虚’。

【“须菩提，若菩萨‘心住于法而行布施’，如人入暗，则无所见。”】

心住于‘法’，这个‘法’，包不包括‘色声香味触法’呢？应该说，这里省略了，心住于法而行布施。心住在‘色声香味触法’上就是‘即事捨尘劳，非是常修学’。即事捨尘劳，如人入暗，则无所见。就像人入到

黑暗里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没有前途。

【“若菩萨‘心不住法而行布施’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”】

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仅仅是‘无念’，没有提到及‘如’，仅仅是‘妄尽’，没有提到‘还源’。

留支法师：【“须菩提！如来是‘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异语者’。须菩提！如来所得‘法’，所说‘法’，‘无实、无妄语’。”】

前面是‘无实、无虚，非谛、非妄’，这儿‘无实、无妄语’。那么，‘有为法’无实，‘无为真如法’不是‘妄语’，这一法是‘真实的存在’。

【“须菩提！譬如，有人入暗，则无所见。若菩萨心‘住于事而行布施’，亦复如是。须菩提！譬如人有目，夜分已尽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若菩萨‘不住于事行于布施’，亦复如是。”】

这是比喻，不能‘住在事上’修行，要‘离于一切事’修行，住‘事’修行，如人入暗；不住‘事’修行，如人有目，日光照耀，见种种色，前途一片光明。

下面，真谛版：【“须菩提，如来说‘实’，说‘谛’，说‘如’，说‘非虚妄’。”】真谛法师就变了说法了，如来说‘实’，说‘谛’，说‘如’，说‘非虚妄’，说‘非虚妄’就是‘说真’啊，虽然说法变了，意思没变。

【“复次，须菩提，‘是法’如来所觉，‘是法’如来所说。‘是法’非实、非虚。”】是法，哪个法？如来所觉这个‘法’，如来所说这个‘法’，这个法，‘不是实，也不是虚。’‘有为法’，不实，是‘假的’；真如法、佛性，是真的，不是‘虚妄’。

【“须菩提，譬如有人，在于盲暗，如是当知，菩萨堕‘相’，‘行堕

相施’。须菩提，如人有目，夜已晓时，昼日光照，见种种色。如是当知，菩萨‘不堕于相’，‘行无相施’。”】

这段翻译，菩萨堕到‘相’里，‘行堕相布施’，好比有人进入‘暗处’，如果‘不堕在相’上，‘行无相布施’，‘不住相’布施，那么这个人就像有眼的人，能够在白天阳光底下看到种种景物。‘堕相’修行就是‘着相’修行，就是‘住事’修行，执着一个‘相’，最好的相是‘佛像’，是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即使是堕在佛像里修行，观想佛像，放下了其他的相，这也不是‘成佛之修’，这一点一定要清楚。‘观佛相’尚且如此，何况你观其他的‘非佛’之相？

请看笈多版，语序作一个调整：【“彼何所因？善实，真语如来，实语如来，不异语如来，如语如来，非‘不如语’如来。”】

如来是什么样的如来呢？如来究竟什么样子呢？如来是真语如来，是实语如来，不异语如来，如语如来，非‘不如语’如来。此话听着，虽然不像汉语的习惯表达，但是意思很清楚，如来是‘真语者、实语者、不异语者、如语者、非‘不如语’者’。

【“虽然，复次，时，善实，法，若如来证觉，若说，若思惟，彼中不实不妄。”】那么，如来觉证的‘法’，如来所说的‘法’，如来思维的‘法’，这个法‘不实、不妄’。意思一样，‘有为法’不实，‘无为法’不妄。这里跟前面意思一样。

下面这段经文就很有意思了：【“譬如，善实，丈夫入暗舍，一亦不见，”】善实，就是须菩提，譬如有一男子进了一间‘暗舍’，就是‘黑暗的屋子’，进到‘暗室’，一亦不见，一件物也看不见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人入暗室、

一物不见。这个意思很清楚。

【“菩萨堕事，应见如是，若堕事施与。”】这句话重要了，菩萨‘堕事’，就是菩萨遇到事情，遇到境界，这个‘事’，一切‘人、事、物’，一切境界，统统都是‘事’。菩萨遇到事以后，怎么样呢？应见‘如是’，‘如是’是什么？‘如是’是‘佛性’，‘如是’是‘非相’，一切事是什么？是诸相，善事、恶事都是相。

这个时候，‘若堕事施与’，若堕事施与，就是遇到‘事’要‘放下’，放下什么？要放下‘事’，怎么个放法？就像人入到暗室，一物不见。你遇到‘事’的时候，你就要像进了‘暗室’中，什么都看不见一样，就是修‘视而不见，闻而不闻’，这个时候你要观‘如来’、观‘如是’、观‘觉性’。要放下所遇到的‘事’相，不执着。将此句经文整理一下，就是：

“菩萨遇事，不著一事，如在暗室，不见一物；此时此地，应见‘如是’，应观‘非相’——清净法身。”

这个比喻，跟前面法师翻译的比喻，意思就不一样了。前面是什么？‘住事’修行，就像入了暗室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没有前途，是做这个比喻。而这里呢？当我们遇到任何境界的时候，都要像进入了‘暗室’一样，什么物品都看不见。俗间有一句话叫‘睁一眼闭一眼’，我们这里，两眼都得闭起来，什么也不能看，这是比喻。眼前的一切‘人、事、物’，要像在‘黑暗’里一样，什么你也没看见，什么你也没看见，要这样地‘修行’，你要看那个‘非相’，你要观那个‘清净法身’，你不要观‘事’，你不要‘堕事’，你要把‘堕事’放下，这叫‘若堕事施与’。你要把你所遇到的‘境界’放下，观‘包裹着这个境界’的‘清净法身’，见‘非相’。

【“善实，譬如丈夫，眼者显明，夜月出，见种种色，菩萨摩訶萨，应见‘如是’，若不堕事施与。”】刚才说的是，遇到‘事’要‘不堕事’，要观那个‘非相’，应见‘如是’，见‘佛性’，观‘佛性’。观佛性的时候应该怎样观呢？就像一个眼睛正常的人，在黑夜里，借着月光，看到种种色，你观‘如是’或‘非相’的时候，就要像在黑夜里，借着月光看东西一样，要那样地‘专注’。这就是‘若不堕事施与’。不堕事施与，把‘不堕事’也放下，把‘不遇事’也放下，观‘如是’，观‘佛性’。

天黑的时候，没有月亮的时候，没有灯光，这时候我们很难看到东西，很难看清任何东西。月亮出来了，我们就看到了，大家都有这个经验。这里这个比喻，是黑夜里借着月光看东西，你要拿出那种劲儿，要使出在黑夜里看月光之下的景物那样的‘作意和专注’，来观‘如来’、观‘佛性’。这是笈多版。

义净版：【“妙生，如来是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诳语者、不异语者。妙生，如来所证法，及所说法，此即‘非实非妄’。”】这个跟前面意思一样，如来所证法、所说法，一切有为法，‘非实’；无为法，‘非妄’。

【“妙生，若菩萨，心住于事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，则无所见。若不住事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是故菩萨，不住于‘事’应行其施。”】义净法师的翻译，跟前面几位法师的翻译基本上一致。

唯独笈多这个‘比喻’，跟其他几个版本的‘比喻’，意思发生了变化。笈多这个版本是‘直译本’，说借着‘月色’看东西，而其他五个版本呢，都成了借着‘日光’看东西，而且意思，打的这个比喻‘完全不一样’。笈多这个版本是‘见而无见’，白天看见东西，要像在黑暗中一样，一切

都‘视而不见’，什么你也没看见！要这样‘修行’，要离一切相！然后，见‘非相’，观‘如来’。

见非相、观如来的时候，你又要像在黑夜里借着月光看东西那样地‘专注’，那样地‘作意’，那样地‘用心’，这样才能实修‘成佛’。

好，今天《金刚经》就介绍到这里。End